

百年 艺忆

行者 抒怀

播撒红色精神的种子

谭孝曾



《厉以宁诗词全集》

刘焯性

厉以宁的诗词商洛之行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历史文化也有着深厚的造诣。除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工业化和制度调整》《希腊古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等影响几代人的经济学专著外，他还著有《厉以宁诗词全集》《山景总编横侧看》《难忘的岁月》《经济、文化与发展》《文化经济学》等文学类和跨学科类著作。厉以宁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必须把现实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文化史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有深度、有见地、有特色，才能有理解与阐释的张力以及预见性与判断力。2012年8月5日至9日，厉以宁老师带着包括我在内的4名北大师生于暑假期间深入商洛市山阳县、商南县、镇安县和柞水县调研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我在现场学习厉以宁老师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余，也有机会亲身观察和体验了他在诗词和历史方面的深厚造诣。

商洛地处秦楚文化的交汇处，因境内的商山、洛水而得名，历史上多种地域文化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虽然是第一次到商洛，但厉以宁对商洛的历史很了解，对商洛的文化也很熟谙。在穿行商洛的群山峻岭途中，厉以宁从商鞅和商山四皓给我们讲起，引经据典、谈古论今，深评商洛自春秋以来的发展和变迁。他说，商鞅是战国时代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法治国、重农抑商、重战尚武，在秦孝公时期推动变法改革迅速推动秦国走向富强，为秦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后人商鞅变法的措施和评价却一直存有争议，有争议是好事，有利于更立体、客观地解读商鞅和他所处的时代。而商洛也正是因为商鞅封地而开始闻名，值得当地在打造学术研究品牌和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时深耕。

厉以宁在商洛写的第一首诗是《七绝·商洛》：“盛世常开纳谏门，求贤访老到荒村。高山四皓应犹在，自古民间有哲人。”商山四皓是秦末信奉黄老之学的4位饱学之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角里先生周木，因乱世而隐居入商山。西汉建立后，刘邦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被拒绝。后刘邦病重，想要更换太子刘盈而立次子如意，吕后按照张良的建议以贵宾之礼请这4位元老，刘邦见到以后认为太子“羽翼已成”，就打消了改换刘盈的主意。厉以宁说，一个时代要发展，既要广纳贤能、听取意见，也要打开视野、敢于用人，韩信在项羽手下是军队小官，到了刘邦那里就成了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的大将军，这其中的胸怀、眼光和胆识，千秋之后仍有可学习和借鉴之处。

商洛的自然风景浑然天成，作为秦岭的龙首之地，承秦文化之刚阳，蓄楚文化之柔美，宛如水墨江南，素有“秦岭最美是商洛”之称。其中山阳县的天竺山山神韵，以秀美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唐代佛教古迹而闻名，并有两三百万年前形成的冰臼群和第四纪冰川地质奇观。登临天竺山，可观日出、云海，可览群山逶迤、云海雾凇，可听松涛阵阵、古刹钟声。途径山之高迷出口小憩时，厉以宁挥笔写下了《七绝·天竺山》：“汉江渭水东流下，楚秀秦雄一眼收；尘世遍寻仙境路，何妨天竺断崖游。”这首诗既写景，也写情怀，还写曾经的历史风云，当时就在当地传读并被《商洛日报》所刊载。

在途经融“名山名镇名洞”于一体、被誉为“终南首邑，山水画廊”的柞水县时，看着公路两旁郁郁葱葱的林海和山坡上盛开的鲜花，厉以宁随口吟出了一首《七绝·柞水》：“踏遍城乡思路路，青山无处不生财；缓流宽甸急流窄，游客四方观景来。”厉以宁说，他一直很关注林权改革和林业发展问题，如果把山林全部利用起来，发挥它的效益，农民从中获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农业。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的就是要走出一条兼顾经济与生态、开发与保护的发展新路径，最大可能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共赢。柞水县地处秦岭南麓，邻近省会西安，坐拥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秦楚古道、柞水溶洞等秦岭风景名胜，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区县，植被覆盖率达80%以上，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米达5万个左右，素有“天然氧吧、城市之肺”之称。如果依托好山好水好风光，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就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商洛考察期间，伴随着山间的清风、花香与蝉鸣，厉以宁老师连续给我们讲了三个晚上的词和词牌。他说，词是长短句，但全篇的字数、句数是一定的，每句的字数、平仄也是一定的。词根据长短大致可以分为小令、中调、长调，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唐宋以来共有两千多种词牌，而他自己最喜欢的词牌是“清平乐”“浣溪沙”等十九种。其中“清平乐”原为唐教坊曲名，为词之常用词牌，正体为双调四十六字、八句，前片四句韵、后片三句韵。历史上李白、晏殊、晏几道、黄庭坚、李清照、苏轼、辛弃疾、毛泽东等均用过此调，用以抒发或婉约低沉或豪迈高亢的声情。而“浣溪沙”也是唐教坊曲名和流传较广的词牌名，正体为双调四十二字、六句，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三句两平韵。最早采用此调的是唐代的韩偓，后来南唐后主李煜、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纳兰性德等均用过此调，借以写景抒情。为了加深我们的理解，厉以宁还挥笔写下了两首词，其一为《清平乐·金丝峡》：

水帘飞挂，隐约双桥跨，凉气袭人随浪下，忘却如今盛夏。
暮云伴雨而来，霎时遮住群峰，不问不闻琐事，游人乐在其中。
其二为《浣溪沙·木王国家森林公园》：

红白山花一路迎，清溪击石绕弯行。晓霞难卜雨和晴。
久住幽林能悟道，常怜雏幼更通情。了无杂念此身轻。

厉以宁作为经济学家享有盛名，但在诗词方面的功底和造诣却被盛名所掩，一般人了解不多。厉以宁从小就喜欢研读古典诗词，不到17岁就创作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首诗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村。长跳板，小河岸，洗衣人，绿裤红衫都是新婚。”从那时起到现在，75年来他在写诗作词的道路之上持之以恒，仅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厉以宁诗词全集》就整理和记录了他自1947年至2017年以来所写的1600首诗词，包含韵律诗、词、自由体诗等各种体裁。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胸怀、品格和修养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首好的诗词，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助力一个人的成长、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从厉以宁的诗词中，我们除了可以体验到文字之美、韵律之美和意境之美外，还可以看到他对工作 and 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与感悟。阅读厉以宁的诗词，不仅可以触摸时代的沧桑巨变，还可以感受他“缓流总比急流宽”的豁达与胸怀。

厉以宁老师多次讲过，自己只是一名经济学教师，诗词只是他在闲暇时候的一种爱好。但是，如同历史研究需要感觉和想象一样，经济学研究也需要一定的感觉和体验，诗词的意境丰富了厉以宁经济学的思考，而经济学的思考又使得他的诗词多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关照。阅读他的诗词，我们既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经世济民、匡时守正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又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治学态度，还能从中感悟到他面向世界、博采众长的精神世界和教亦多术、有教无类的师者魅力。

诗词就是厉以宁老师人生和治学的心灵与哲理追寻。
(作者系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副局长)

翻天覆地的变化。祖父谭富英先生跟我说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谭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戏曲艺人得到尊重，戏曲艺术也获得繁荣发展。他195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京剧界最早入党的艺术家之一。我父亲谭元寿1969年入党，夫人阎桂祥于1983年入党。我今年70多岁了，虽然热爱党和国家，但是一直没敢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觉得自己离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还有点距离。2017年，我儿子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跟我说，牛犇老师80多岁还要求入党，你可以向他学习啊。同时，剧院党委也给予我关心和鼓励。2019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我向北京京剧院党委提交了入党申请书。2020年10月30日，我在中国共产党旗下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记得填表时我的手都有点哆嗦，宣誓时声音带着些许颤抖，因为我心里太激动了。谭家四代人都是共产党员，一心跟着党，对党热爱忠诚，永远不忘党的恩情。

入党之后，古稀之年的我又焕发了青春。如今已陆续挖掘整理出10多部戏。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将继续打磨《许云峰》，下一步计划到高校进行演出，把红色的种子撒在年轻人心中。我想，在戏曲领域努力多做一些工作和奉献，才无愧于党和国家的培养，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作者系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本文由本报记者谢颖整理)

百年 艺忆

一些老戏经过挖掘整理可能成为一部精彩的戏。这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挖掘整理老戏，并在此基础上丰富新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满足现代观众的需要。

新的《红岩》，新的创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参与创作这样一部“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精神”的剧目，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让今天的年轻人在京剧艺术中好好看看新中国是通过怎样的奋斗和牺牲而诞生的。我们对这部剧重新进行定位，《红岩》精彩人物众多，内涵深刻，为了让主题更突出，进一步确定围绕许云峰来创作，剧名也改为《许云峰》。时隔近40年，由谭派第7代谭正岩出演许云峰，马长礼先生的爱婿、老生名家杜镇杰饰演徐鹏飞，张学津先生弟子、当今马派老生领军人朱强饰演华子良，成为京剧流派艺术传承有序的最好体现。

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许云峰》的排练可谓困难重重，大家心里都是未知数。2020年4月，在疫情防控允许的情况下，剧组开始排练，演员们全程戴着口罩，排练场每天三遍消毒。“发扬红岩精神，演革命先烈首先要学革命先烈”，在我多年的表演生涯中，这是一次特殊的创作和排练。以往排戏，催场是常事，但这次完全没有迟到、心不在焉的情形。每一个演员，不管主演还是群演，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无形中的凝聚力，我想，是革命精神的激励，是信仰的力量。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使京剧《许云峰》顺利云上首演，把对革命精神的崇敬表现得淋漓尽致，让红岩精神在今天继续前行。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49年，曾祖谭小培、祖父谭富英、父亲谭元寿就抱着我，四代人一起举着红旗，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进入北平。我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祖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今天实现

在狱中的状况，促进演员们加深艺术的体悟。

值得一提的是，京剧《红岩》是一部充分尊重戏曲艺术规律，从而更加生动、深刻展现主题的戏。从创作上看，立足于本团人才储备，根据演员特点量体裁衣，使每个角色都恰如其分。由于舞台上只有两个半小时，无法呈现小说《红岩》那么复杂的人物和事件，所以京剧《红岩》选取了部分人物，每个人物的扮演者和唱腔设计等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使一部戏里呈现出多种流派特色，并且唱腔完全符合人物的性格特色，每个人的戏都很精彩。比如谭元寿的许云峰凸显了谭派老生的高亢明亮；马长礼的徐鹏飞则是杨派风格，张学津的华子良是马派特点。从表演上看，这些艺术家们有几十年丰富的经验，已经有了深厚的艺术底蕴，正是在艺术上可以爆发的时候。他们全身心投入，发挥各自的创作能力，把自己身上所积累的京剧艺术优秀传统完美“揉”进新编剧目中，迸发出炫目的火花。既有京剧的魂，又有创新发展，难怪上演后很多观众看了不只一两遍，因为好戏值得看。拿我父亲谭元寿先生来说，他曾在上海天蟾舞台挑班，打下了坚实的舞台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排过《青春之歌》《草原烽火》《党的女儿》等剧目，有了这些积累，才成功塑造了《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形象，然后再有《红岩》中许云峰的成功。这也充分说明，表演艺术无法速成，需要下真功夫、下苦功夫。

2019年，北京京剧院谭派艺术研究所成立，旨在整理挖掘失传剧目，提高优秀经典剧目的艺术质量，最先确定的目标，便是这部《红岩》。其实，早在2017年，我就开始着手失传剧目的挖掘整理工作。那一年，纪念谭鑫培诞辰170周年、谭富英诞辰111周年流派经典精品剧目系列展演连演14场，其中就有《问樵闹府》等老剧目，受到观众喜爱。京剧发展一直面临着剧目流失的困境，

名家 名笔

英姿所在，岁月无痕

刘醒龙

了，谈起黄州那段经历，杨俊总是充满感激之情。我曾经提示她，当初在黄州，剧团门前那些街面如何如何。杨俊不假思索，接过话题就说，那时剧团团长实在太好了。人生际遇各不相同，能在危难之处，发现于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品质。

十几年后，我早到了武汉。有一次，带女儿去看一个小话剧，在演员表上见杨俊的名字，还以为是谁人，待到她在舞台上现身时，才知道此杨俊就是彼杨俊，而且她也已离开黄州来到武汉。一般人都没有见过杨俊在话剧舞台上的样子，那次她演的是个次要人物，但在舞台上，女主角的戏全被她抢跑了。回来的路上，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对我们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杨俊阿姨是如何忘掉自己，变成戏里的那个人？不久之后，也是鬼使神差，自己居然答应带着女儿一道参加由《楚天都市报》主办的一个与妇幼相关的活动。那个活动，杨俊也参加了。见面后，女儿跃跃欲试，当面向杨俊阿姨是如何忘掉自己，变成戏里的那个人，马上与杨俊玩到一块去了。后来杨俊对我说，你女儿真可爱。这是她与我第一次对话。

再后来，我曾主动与杨俊说，等我想写的小说写得差不多了，一定要专门为你写一部戏。

我说这话是有缘的。2012年10月14日，杨俊邀请我去湖北剧场看她主演的《娃娃要过河》。演出结束后，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对杨俊说，现代戏曲有三宗罪：大喇叭声掩盖了真声，大剧场淹没了“手眼身法步”，大乐队让京剧二胡烟消云散。在当时，自己心里还有一句没有说给她听，但在日记里实实在在地记了一笔，认为这场戏杨俊奉献了120%的才华，方才使得黄梅戏的柔美

主导偌大剧场。然而，世间之事，艺术也不例外，最好的状态一定留有一些余地，长时间绷得太紧，就会偏离艺术的本源。从那以后，我一直固执地与杨俊等戏曲界的朋友们说，戏曲还是要以“手眼身法步”来独步天下，才能维系独特的艺术世界。也正是在这种坦诚相见的情谊当中，自己对杨俊的理解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深。

2021年元旦，在杭州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正好赶上观看茅威涛亲自登台演出的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台地地道道的越剧，结局却是由84岁的作曲家何占豪担任乐队指挥，演奏他自己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感觉极好，滋味也格外不同。回到武汉，再看杨俊的《娃娃要过河》。相隔几年，不敢随便说杨俊对黄梅戏艺术的阐述又上了一层楼，却可以说，整场大戏，从头至尾，就像茅威涛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加入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将一场苦情戏演变成人生的再世与轮回。开幕式那晚，白燕升先生在朋友圈中用“过河”二字，推崇杨俊对“鄂派”黄梅戏的巨大贡献，我也深以为然。多年之后，再看杨俊与《娃娃要过河》，二者既是相得益彰，更是相依为命。鄂西民歌《龙船调》最早唱“娃娃要过河”，接下来一句不是“哪个来推我”，而是“哪个来背我”。从世俗生活本来看，女孩子要过河，有心上人来背一背，是人人都能会心一笑的美事，哪有反来推一把的道理。到底是谁将这句民歌改了，且不必理论。在杨俊的《娃娃要过河》中，一语成谶这句古语又有某种应验。“推过河”显然要比“背过河”，更能抵达艺术的新天地。杨俊在黄梅戏艺术道路上行走了整整

时光真的让人不胜感慨，想不到，杨俊从艺40周年，而我认识她居然有32年。

1989年初夏，我从落寞的异乡回到时刻想念的故乡黄州。同一年中秋杨俊也来到黄州，却是告别心心念念的家乡，来到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乡。黄州历史很大，地理却很小，作为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杨俊的到来让这座小城新添些明星风采。那几年，同在小城文艺界，时常见她顾盼生辉，却不曾有过任何交集。1990年前后的黄州，完全没有王安石三难苏轼的诗文中所说“吹落黄花满地金”的盛况，反而与当年革命党人在杨俊的家乡起义失败，受到株连的处境所吟“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句子倒是有几分相近。偶尔以己之腹、揣测他人之心，觉得杨俊一来黄州，就赶上萧瑟的秋天。特别是刚刚成立的湖北省黄梅戏剧团所在地，一出屋檐滴水的范围，大街小巷那种模样，实在令人不堪。多年后，与杨俊真正熟悉

华夏

